



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建党九十周年

建党伟业

下

黄亚洲◎著



红旗出版社



建党伟业^上

黄亚洲◎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党伟业/黄亚洲著.

—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051-1951-2

I. ①建…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2718号

书 名: 建党伟业

著 者: 黄亚洲

出 品 人: 高海浩

责任编辑: 毛传兵

总 监 制: 徐永新

装帧设计: 博雅工坊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邮 编: 100727

编 辑 部: 010-64037146

E-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64037154

欢迎品牌图书项目合作

项 目 部: 010-84026619

印 刷: 北京市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680千字

印 张: 41.125

版 次: 2011年6月北京第1版

201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1-1951-2

定 价: 50.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十一章

难啊，
去欧洲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亮晶晶的铁轨一路爬过九月的草坡，直往矿区蜿蜒。

放眼看去，高高低低满坡的野花。所有的白花黄花都开得清清爽爽，虽说空气中总是会飘来一丝又一丝的煤粉味。

毛泽东跳下运煤机车的司机室，客气地向司机挥挥手。他神清气爽，一袭青衫，一把油伞，大踏步走在去矿区的路上。

风把他头发吹得蓬蓬松松的，这已是他第三次赶赴安源。他这次是去安源指导安源路矿工人正在酝酿的罢工斗争的。一个礼拜之前，陈独秀、李大钊等五位中共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知道了这个消息，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新局即将展开，但毛泽东同时认为，不管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景如何开阔，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尽力推动工人运动，为改善中国劳苦大众的生存境遇而斗争，同时要赶快发展自己的党员。这是工人政党的使命。共产党人做这种事情的步子，一刻也不要慢下来，这是党的生命所在，在这方面，一刻也不要等国民党的指示，不管国民党日后有没有这种指示。

毛泽东赶到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口时，发现大门口正黑压压围着一大帮人，嘈杂声一片，间杂着争斗之声。他站了一会儿，马上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几个警察要封俱乐部的门，被闻讯赶来的工人制止了。毛泽东看见黑筐站在头里，双手叉腰，像个黑色金刚似的。黑筐不干不净地骂人：“娘的，谁敢封工人俱乐部？他敢封这门，老子封他娘的门！”

“胆敢聚众闹事？你们这些黑花子都不要命啦？”手持封条的警察气急败坏地喊。

黑筐脱了褂子吼：“老子豁出去了！”

眼见要斗殴，毛泽东赶紧分开众人，急走几步，挤到一脸凶相的警察面前。“来封门的是哪一家？”毛泽东问。

警察说：“娘的，县政府！”

毛泽东接过封条，仔细一看，果然有萍乡县政府的官印。“这就不对了！”毛泽东抬起眼，神情有些大惊小怪。

警察弹出眼珠：“怎么不对？”

“萍乡县的知事大人是姓范吧？”

“姓范。”

“叫范子宣吧？”

“范子宣范大人。”

“这工人俱乐部是今年四月由范子宣范大人亲自批准成立的，开张才五个月，怎么就封了呢？”

“这个俱乐部办消费合作社，拉拢工人，横敛钱财，对抗矿上，作恶大得很，不封还了得？”

毛泽东说：“办消费合作社是为穷苦工人效力呀，买东西便宜呀，大伙儿没几个工钱，买东西是不是要图个实惠呀？”

一听这话，工人们便一齐大声喊：“是！”

毛泽东说：“警官先生，听见大家的声音了吧？凡民众赞成的东西，我相信范知事是绝对不会反对的，更不消说要查封了。范知事一向爱民如子，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警察听得这话，也有些疑惑，说：“是我们局长叫我们来封的呀。”

毛泽东说：“你们快回去，叫你们局长再问问范知事，封的究竟是哪扇门户，是封街上的鸦片馆，还是封工人的俱乐部，问清楚了，再来封门不迟！”

为首的警察一时没了主意，思量半天，一挥手，三个警察便一齐跟着走了，走得没精打采。工人们哄笑起来。

警察走远之后，毛泽东对大家高声说：“工人师傅们，我已经听说了，这两个月，你们提出要增加工薪，矿上不理睬；你们提出要改善劳动条件，工头要打人。现在，工人俱乐部千方百计为大家办好事，警察又要来封门。这种苦日子，

还怎么过?!老话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民一反,官也得怕民。刚才大家几声吼,不就把警察吓走了吗?只要我们横下一条心,抱成一团,拉汽笛罢工,矿上再凶也不敢凶到哪里去。工人师傅们,人的活路,就是从脚下踩出来的,若是不去踩,我们面前就什么路都没有!”

“毛先生说得对!”黑筐大声说,“我们早就想拉汽笛了!”

毛泽东刚要继续说话,忽然觉得有人在扯自己裤腿,低头一看,是一张孩子脸,满脸灰黑。

毛泽东认出来了:“小小油灯?”

已经十岁的小小油灯仰着脸,眼睛里都是泪水。

“你看,你两个鼻孔还是黑的!这么说,小小油灯,你还下井?你那个不心疼你的爸爸呢?”毛泽东记起了宋黑脸,“我借了你爸爸一把伞,我还要还他伞呢!”

小小油灯想说话,又说不出话,脸颊上的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珠子。

毛泽东愣了。小小油灯一直抱住毛泽东的腿,像一片抖动的小草叶子。

黑筐对毛泽东解释:“有条煤坑道要坍了,刷刷地下石头,宋黑脸不肯爬进去,结果叫工头一脚踢了进去。没过两个钟头,坑道就坍了。一共死了三个,只拉出宋黑脸的一个头和一只手。”

毛泽东心里一阵堵,沉默半晌,说:“为他喊冤了吗?”

“喊冤了,”许多工人说,“一喊就挨打!工头打得凶哟,黑筐他就挨了三个嘴巴子。”

“爸爸呀!”小小油灯终于出了声音,仰脸大哭起来。

毛泽东赶快抱起哭泣的孩子,他低声说,他要去坟场见见宋黑脸,有把伞,他要还。

数月不来,坟场上又添一批土坟,黄土都是新的。几根高高低低的布幡在夕阳底下凄凉飘动,像几只白色的鸟翅在扇动。毛泽东站在坟前,心里阵阵发紧。中国工人受打挨宰的悲苦命运,何日才能有个头呢?他给宋黑脸的坟深鞠一躬,说:“去年,我的纸伞插在小油灯的坟上。今年,我来归还你宋黑脸的这把伞,却又还到同一个地方。”

坟包前的小竹牌上，“宋黑脸之墓”五个字，已经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一片。

毛泽东叹息：“宋黑脸啊宋黑脸，此地并非打伞之处啊！”

小小油灯跪在地上，呜呜哭。黄昏的风吹着他单薄的身子和脑门上几根稀稀拉拉的头发。毛泽东弯腰伸手，把浑身打战的孩子抱了起来。

当夜，毛泽东就睡在宋黑脸家。他为小小油灯洗了脚，并且与他睡在同一张木床上，盖着死人宋黑脸盖过的薄被子，被头一股煤味。小小油灯一直勾着这个叔叔的脖子，睡得很踏实。毛泽东想，下个月，开慧就生孩子了，中国的孩子，千万不能有小小油灯的命运。这盏小灯，虽是亮着，却亮得太惨。

在上床睡觉之前，毛泽东已约安源中共支部的蒋先云和宋少连研究了工作，准备立即发动工人罢工。策略定为“哀兵必胜”。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叫人带给正在醴陵的李立三，要他立即赶回安源，具体组织罢工。

还有刘少奇，毛泽东说，我明天回长沙，马上把刘少奇也派过来。安源的汽笛，不能不拉响了。

汽笛没拉响，枪声先响。

安源拉响大罢工汽笛之前五日，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三千多工人先行罢工，岳州段工人奋斗最激烈，“驱逐工贼”旗帜一打，便在徐家棚卧了轨，阻了交通。安源路矿俱乐部的黑筐带了一大帮工人赶赴岳州段支援，谁知道一到就遭逢了枪声。

军阀派兵是从不犹豫的，兵丁开枪也是不犹豫的。镇压令箭由鄂督萧耀南亲自扔下，令箭一下，枪声立时就交织成一片。

工人死伤七十余，铁轨和枕木上都是血。消息传出，全路惊骇。黑筐捂着血臂指挥：“伤员抬上车厢，送长沙救治！牺牲的，也要抬尸游行！赶快都送长沙！”

被阻的列车上涌下一大群善良的乘客，纷纷扶伤员上车。刚才对卧轨者的血腥射击，这些乘客都是亲眼看见的。

“死人怎么抬？”有人喊，“抬上煤车吧？”

“不，”几个年长的旅客说，“他们不是煤，他们是人，他们不能像煤一样被拉走，他们苦了一辈子了，要把他们放在人的位子上！”

“那我们就腾出一节车厢来，”有人提议，“专门安放死难工人！”

几十具血迹斑斑的尸体就这样被抬进车厢，安放在乘客座位上。

僵直的手臂耷拉着，随着轰隆声不停地摇晃。这些死人手臂上布满血迹，一条一条，如紫色的蚯蚓。

这列特殊的火车开到长沙车站时，已暮色四合。毛泽东早就等候在车站了。作为这次粤汉铁路罢工的指挥者之一，毛泽东悲愤至极。火车一到站台，便被惊讶和愤怒的长沙市民团团围住了。伤员立即被抬下来，送往医院，竹木担架一副接着一副。

毛泽东走近那节满载尸体的车厢。血迹斑斑的尸体正一个一个被抬出来。

“毛先生！”黑筐一见毛泽东的面，就忍不住泪水长流。

毛泽东问：“一共牺牲了多少兄弟？”

黑筐说：“二十八个。铁路上的二十四个，矿上的四个。”

“有妇女吗？”

“女工两名。”

“年纪最大的几岁？”

黑筐指一指正在被抬下车厢的一副担架：“就是他，七十二岁，老矿工，拉了整整五十八年的煤！”

“叫什么？”

“叫秦顺土。背脊像弓，弯了三十年了，可毛先生你瞧，死了才直起来。”

“年纪最轻的呢？”

“十岁。”

“十岁？”毛泽东大惊，“在哪里？”

刚刚被抬出车厢的这具瘦筋筋的尸体，正是那个十岁男童。毛泽东走近几步，一看，失声大喊：“小小油灯？”

果然是小小油灯，太阳穴上血迹斑斑。

泪水顿时模糊了毛泽东的双眼：“他……他也卧轨？”

黑筐哭了，说：“他说，要给爸爸报仇……”

毛泽东拉住担架，不让走。人群一时都沉静下来，注视着这悲惨的一幕。毛泽东一遍遍抚摸着孩子的手，抚摸着他的膝盖，抚摸着他的脚掌，最后，用

一块手帕擦拭他的太阳穴。

晶莹的泪珠从毛泽东的脸颊上一颗一颗滚落下来。

“先生们！同胞们！”毛泽东抬起泪眼，大声说，“你们看看这孩子的手肘，他的手肘厚得像钉了两块皮掌！你们看看这孩子的膝盖，他的膝盖也厚得像钉了两块皮掌！你们有谁见过一个十岁的孩子会长出这么厚的茧？他的名字我知道，他叫小小油灯，他才十岁，他已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煤矿里爬了整整三年！他拉煤，他点矿灯，他身上没有几斤肉，他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他的父亲是被工头害死的，而他自己，一个孩子，今天也被军阀枪杀了！他只活了十个年头，同胞们！一个中国的孩子，像条狗一样活着，也只活了十个年头！”

毛泽东说不下去了，哽咽起来。

人群像火山一样沉默。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东西翻滚着。毛泽东仰起脸，用更大的声音说：“为了救我们的七十二岁的祖父，为了救我们的十岁的孩子，我们长沙工人和长沙市民不能再沉默，我们一定要向吴佩孚和萧耀南讨回公道！”

“讨回公道！”长沙民众怒吼不息，“讨还血债！”

毛泽东迅即采取行动。他将长沙工人召集在新河车站工人俱乐部开大会，他大声宣读了这样四项决议：第一，通电交通部，历数粤汉路局长王世育罪状，请速撤惩；第二，通电徐家棚站联合会，务必坚持到底；第三，派代表赴徐家棚处理一切；第四，无论如何非达目的不止。

毛泽东提出的决议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回应。罢工二十天之后，吴佩孚和萧耀南瘪了，脸色灰灰地答应了罢工工人的全部七项条件。

就在毛泽东向交通部发出通电的第二天，李立三和刘少奇准时在安源拉响了急骤的汽笛。一万七千名安源路矿工人自九月十四日凌晨开始，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大声吼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毛泽东事后很肯定这句简练之言，说这句口号完全符合他的“要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的要求。

安源的人活了之后，矿死了。机车、绞车、煤车一齐停了轱辘，神气活现的是那些红布箍箍，罢工纠察队的工人们套着它，有力地晃动着左臂。

两天之后，路矿当局派人向工人俱乐部送来一封信，请罢工工人代表到戒严司令部谈判。

守门工人怒喝一声：“干什么的？”

“嘿嘿，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肥头大耳的送信者双手递出信函，手上的戒指在阳光下烁烁闪闪。

“谁斩你了？”工人说，一边搜了他的身。

“嘿嘿，这辈子做梦也没想到，会被炭古佬搜身。”

“你说什么？”

肥人赶紧鞠躬：“如今的安源已是工人做了皇上，小的还敢说什么？小的活脱脱不像是个送信的，倒像个送乞降书的。”

刘少奇看了守门工人递进来的信，心里不快，递给李立三。李立三看了，一扔，心里也不快。

刘少奇说：“什么乞降书？不是乞降书，是战书！你看看当局口气，还这么骄横！”

李立三觉得，谈判还是要去的，既然人家摆下了阵势，总得过他一招。他说：“我是罢工总指挥，我去谈判！”

此话一出，俱乐部一片反对之声。大家都说现在不是谈判的时候，黑筐说得尤其激动：“李主任，你不能轻易露面！总监工王鸿卿悬赏六百块大洋要你的人头，死的活的都要，这个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你不急，我们急！”

刘少奇拉拉衣服，扣紧衣领纽扣，说：“立三同志不要去，还是我去，我先打个头阵。人家既然来探虚实，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我去。”

“你也不能去，”俱乐部里照旧一片反对声浪，“明摆的鸿门宴！屏风后面都是刀！”

刘少奇下定决心走一遭，李立三是总指挥，不宜冲在头里，自己则可一试，大不了碗大一个疤。一万七千人的利益系在裤腰上，丢这条命，值。刘少奇说：“大家别急，要得虎子，必入虎穴。屏风后面，可能有刀。我就是冲着刀才去的！我倒要看看他们举的是钢刀还是木刀！”

刘少奇首先看见的是钢刀。他从刺刀底下昂首走过。两边架起的一长排刺刀阵，每一个小单元都是一个“人”字形。刘少奇冷笑着想，他们哪里是人呢？真正的人才从他们底下走过呢。刘少奇自其间慢吞吞走过的时候，刹那间有一

种自己是古人的感觉，表现古人的戏曲里常有这种可笑的穿过刀阵的造型。

这个刺刀阵布置在矿局办公大楼前头，一共有四十多把刺刀。刘少奇在走入刺刀阵之前，黑筐还在后头拉了他一把，劝他别钻进去了。黑筐在他耳边低声说：“刘同志，他们今天调来的兵多，也许真会下手。”

刘少奇低声说不必害怕，他说：“萍乡的李鸿程旅只发来一营兵，三百把刺刀。我们呢，有一万七千名罢工工人。我倒要看看，这三百把刀怎么杀一万七千工人！黑筐，你回吧，不必拦我。”

于是刘少奇就走进了刺刀阵，他一钻出刀阵，就踏上了矿局大楼的台阶。他看见一块新制的木牌挂在大楼门口，牌上的几个字像是绕口令：安源特别戒严区戒严司令部。

戒严司令姓李，在大楼的二楼会议厅等着他。四十二岁的李司令没想到今天的对手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

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推门而入，把邀请函往他面前一扔，顺手拖过一把椅子，安然坐下，一连串的动作非常熟练，自如得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似的。

木椅子与褪了漆的木地板之间的一声吱吱的摩擦，使得李司令牙根发酸。李司令咬咬牙根，狠着劲儿说：“犯上作乱，历朝历代都是诛杀之罪！你们工人俱乐部为什么鼓动炭古佬犯上作乱？”

路矿局的几个头一迭声帮腔：“为什么犯上作乱？”这些参差不齐的声音像是李司令的回声，在会议厅嗡嗡作响。这又使得刘少奇想起衙役们在七品知县拍了惊堂木之后发出的那种虎威之声。于是，刘少奇把手交叉在胸前，不紧不慢地说：“司令大人，你搞错了吧？”

“我搞错什么？”

“我看你是搞错了，全然错了。你是把谈判厅错当成审判庭了。司令大人，我与你今天是谈判，不是审判。若是审判，那就是这样一种审判：一万七千名安源路矿工人严厉审判无法无天的路矿当局！”

刘少奇说到这里，突然起立，双手叉腰，以一种发凶的目光狠狠瞪住戒严司令。

“当局一连几个月不发工资，”刘少奇厉声说，“工人饥饿至极，难道连要口饭吃的权利都没有吗？工贼以棍棒说话，惨无人道，工人鲜血淋淋牛马不如，

难道连喊一声救命的权利都没有吗？当局面对罢工，轻则悬赏工人领袖之人头，重则调兵弹压，开枪肆无忌惮，难道你们在扣扳机的时候，就没想过是在射杀自己的衣食父母吗？”

“放肆！”李司令一拍桌子，“我今天就可以将你这个炭古佬代表就地正法，以明纲纪！”

这个李司令若是知道此刻黑筐奉李立三之命，率两百名矿工冲破了戒严士兵的刺刀，已经以水漫金山之势涌往矿务局大楼的话，他也许不会如此轻率地拍桌子了。

刘少奇在他拍桌之后，松弛了神色，整整灰布衣衫，微笑着说：“司令大人善于正法，想必已杀人无数了。我今日两手空空，手无寸铁，皮囊之中只有一颗红心，还有一腔热血，司令大人你想用枪挑，还是想用刀割，悉听尊便！”

话犹未了，会议厅外的木楼梯上已经轰鸣起了战鼓之声，紧接着，一大群黑压压的衣衫褴褛的工人像黑色的潮头一样汹涌入室。

李司令和矿局头头们吓得一齐站了起来。

黑筐张开双手，拼命拦住身后的汹涌，冲戒严司令厉声说：“听着，今天，谁敢动刘代表一根毫毛，我们就砸了这局子！”

砸！砸！砸！他身后满是潮水般的吼声。

李司令急喊：“来人啊！来人啊！”

但却没有一名士兵进屋。

黑筐说：“楼梯太窄，你的瘟鸡一样的兵没一个能挤得上来。”

李司令惊得张大了嘴。

“你看，”黑筐把一柄折成两截的刺刀扔在地上，当啷一声响。“连刺刀都挤断了，真个没法子。”

李司令颓然落座，心想，娘的，只一营兵，戒什么屁严。

刘少奇回头对工人们说：“你们上来的人太多，恐怕这楼要塌。还是到楼外等着吧，我们双方尚在谈判。”

“对，对，双方尚在谈判。”李司令顺势接口，并且对在场的矿局头头们使个眼色，希望他们响应此言，但是这些头头没一个发出声响。

黑筐带着工人们下楼了，一齐聚在门外，与那些耷拉了刺刀的戒严士兵们

混合在一起。他们现在知道，胜利距刘代表不会太远了。

果然，他们只等待了两天。两天之后，路矿当局被迫让步，共签订协议十三条，同意增加工薪，同意禁止工头殴打工人，等等。安源路矿工人这次大获全胜的罢工，如惊蛰之雷，震得全国各大矿山都抖了一下。

陈独秀也抖了一下，心里说，这个毛泽东，硬是了得，什么时候把他弄到中央来做事。

这一年的九月，既是中国共产党加速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月份，也是中国国民党加强自身改造的关键时刻。孙中山动作很快，这一天他在卫士们的护持下，大步走向会议厅。他召开国民党在沪骨干会议，他将近百名各省在沪的国民党骨干聚于一堂。

孙中山这天气色很好。他特意穿上了他亲自参与设计的缝有四个口袋的灰色“中山装”，自己都感到精神很多。他走进会议厅时，掌声顿起。孙中山向掌声频频挥手，他知道他的党是拥护他的。尽管不少党徒存有疑虑，但从总体看，他的追随者在入党之时所按下的效忠手模，是不见褪色的。

他对此充满信心。两天前，他顺利召开了研究改进国民党计划的首次会议，会议一致赞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今天，他要郑重宣布陈独秀等九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这是一步很大胆的棋。他知道会有人反对，但是他也知道会有更多的掌声支持他。他没有退路。退路是有的，但是上面布满了陈炯明的弹片，别人有可能看不见，或是故意看不见，他是看见的。

于是他在今天的会议上概述了改组国民党的要义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推出他所必须要推的人物。他说：“现在，我要特意向诸位同志介绍一下陈独秀委员。请陈委员来这里就座。”

掌声响起，噼噼啪啪。陈独秀西装革履，踌躇满志地走向主桌，他在孙中山身旁落座，一点也没有谦虚。

孙中山说：“陈君多年来一贯呼吁民主科学精神，论著颇丰，深得国人信赖。去年又进而建党创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七日以前，由张继同志介绍，由我主盟，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了本党。孙文以为，本党有陈君的加入，在改进

和革新党务方面，必能获大的推动！”

掌声如估计那样响起来了，甚至比估计的还要再热烈一些。陈独秀冲着掌声起立，笑容满面，点头致意。他此时清晰地听见会场后排有人在喊：“欢迎陈先生！”“国民党有希望了！”

他同时也看见了一个与会者——他后来知道是邓泽如——恼怒起立，狠瞪后排，喝令制止：“一片嘈杂，成何体统！”

张继维持秩序：“安静！安静！”

孙中山又宣布：“本总理委任陈独秀为本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党务改进计划起草委员！”

掌声再度响起，陈独秀也再次起立。

也有始终不鼓掌的，譬如坐在第一排的张继的鼓掌就很特别，他的双手几乎合不拢。林森不鼓掌，仰脸坐着，纹丝不动，目无表情。邓泽如两手抱胸，脸色比哭还难看。

这个情况，陈独秀早有预料，他心里很沉着。

但是几天之后，陈独秀与马林的一次谈话，却使他背脊后面升腾起了一股明显的凉意。那天，他与马林手扶桥栏，临风眺望黄浦江。上海外白渡桥一带是他们两人经常喜欢走走的地方。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马林是这样说的，他说话的时候意气风发，“我又看见了一个成功的爪哇。我认为，只要孙中山能够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中共应当定出这样的方针：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陈独秀打了个哆嗦。使他打哆嗦的不是黄浦江上略带凉意的秋风，而是马林口中的寒流，起码陈独秀认为这是寒流。“你说什么，马林同志？”他惊疑地问，“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马林十分肯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陈独秀怎么也没想到马林会提出一项如此极端的方针，但是这一回他不想顶撞马林了。他现在有点怀疑自己。自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确立，尤其是眼看孙中山如此倚仗共产党的骨干改造国民党，使得陈独秀越来越质疑自己以往的某种固执，独秀之独，看来也不是处处都能独成功的。马林的眼光有时

候真的会比自己瞄得更远一点。他觉得马林是匹中午的猫，眼睛眯得很细，而自己逢着正午的阳光，看什么都是白花花一片。

马林不但是牛林，而且是猫林。

从外白渡桥上缓步走下的时候，陈独秀徐徐叹气：“我自光绪二十八年安徽组织励志学社起，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不因一事，不长一智。这两个月，我想得很多。我想，我应当更加客观地来看待周遭事物了。我这个人，向来恃才傲物，总是站在高处往低下看人。”

马林说：“人啊，确实要经常责备自己。”

“我想努力跟上你。”陈独秀这句话说得很有诚意。

“你说这句话，很不容易。”马林忽然觉得自己喜欢上陈独秀了。

陈独秀笑一笑。

马林指指脚下的黄浦江：“其实，我跟你一样，都是居高临下的脾气。”

“是啊，是啊，”陈独秀说，“前两个月，有位旧军人找我谈，请求加入共产党，我啊，唉，也是拒人千里之外。”

“什么旧军人？”

“不提他了，”陈独秀叹口气，“我只是有些后悔。”

朱德身着浅灰色的西装，走在通往旅馆的小径上。他的步姿，总是一种军人气度。

这位偶然被陈独秀记起的旧军人，于一九二二年的深秋出现在德国柏林。朱德已经知道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因此一旦打听到周恩来其时正在德国，便专程从法国赶到德国。他觉得自己必须面见周恩来，不仅要面见，而且要在面见时让对方见到自己的心。

因此当他坐到周恩来面前的橡木椅子上的时候，他的叙述是极其诚恳的。“周先生，我是乘法国邮轮离开上海到巴黎的，听说你在柏林办事，我马上赶来了。来欧洲的这一路上，我经过西贡、新加坡、印度、埃及，亲眼看见了殖民地国家老百姓的悲惨生活。这世界处处是苦难。我坚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救天下百姓。周先生，我曾经是个旧军人，对此，我深感愧疚。我现在完全脱离了旧军队，彻底戒了鸦片烟。周先生，请你相信我的真诚，我恳切地申请加入贵党。”

一份申请书，他双手递出，端端正正递在周恩来面前。然后朱德又讲到了陈独秀先生，讲到陈独秀先生曾经在上海审视过他的曲折的一生，最后将这种审视变为谢绝。朱德所有的叙述都显得客观、真诚。

周恩来读完了申请书，注视着朱德，心里感慨万千。

陈独秀同志啊，他想，在热血上浇冷水的事情我们应当尽量少做啊！

周恩来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一位脸方方正正的十八岁青年，忽然就推门进屋了。

“啊，我们的油印博士赶来了！”周恩来笑道。

邓小平果然是风尘仆仆。他身穿一件蓝工装，背着一只鼓鼓的旅行袋，额头上满是细细的汗滴。

“刚从巴黎赶来吧？”周恩来请邓小平坐，“来，兄弟，坐下，先喝茶！哟，茶叶没了。泡杯咖啡吧？”

朱德说：“我带着云南茶砖哩。一路行船，全靠它！”

邓小平咧嘴笑：“云南来的？半个老乡！”

朱德也一下子听出了邓小平话中的川味儿。

邓小平说：“我是四川广安人哩！我姓邓，邓希贤。”

朱德跳起来说：“哪里是半个老乡，我们就是四川老乡嘛！我是四川仪陇县马鞍场的，我读书也是在成都，后来才考到云南讲武堂去的。咳，羞死人，不提这一段了。我姓朱，朱德。”

周恩来兴致勃勃地从小茶砖上掰下一小块，冲入开水。

“家乡茶，香啊！”邓小平端过茶杯，啜了一口，满意地咂咂嘴，然后从旅行袋里取出一大沓油印刊物《少年》，递给周恩来。“第二期出刊了，发表的是张申府写的《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这一些，就在德国散发。”

“太及时了！”周恩来浏览了一下目录，“国民党共产党为什么要精诚合作，这个道理，当前，一定要向旅欧中国学生讲明白！嗯，没有提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就很好。”

邓小平问：“下期稿子呢？”

“我已经准备了，希贤，你先过过目。”周恩来取出一沓文稿，交给邓小平，随即又转脸与朱德说话，目光十分和蔼，“朱德先生，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做你

的入党介绍人。”

火苗顿时在朱德的瞳仁深处燃了起来。他对这句干脆的话几乎有些不相信。他在中国走南闯北找不到中国共产党，好不容易找到了，人家不要他；他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一找，却马上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家要他。

周恩来取出一册薄薄的书，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的。周恩来把这本书郑重地送给面前这位意志坚定的汉子，要他读至少三遍。他说：“古人有言，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我们党应当大大欢迎像你这样勇敢的同志！这样吧，我与张申府同志联系一下，由我们两位介绍你入党。”

“贵党领袖陈独秀先生是谢绝我加入的。”朱德捧着《共产党宣言》，还是不放心。

“这我知道，你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不能再讲一遍，他对我没放心。”

“那是以前的事了，我会马上把你的申请书捎回国内。”

“陈独秀先生他，他会不会再一次对我说，你是一个旧军人……”

“他不会再这么说的，我深信这一点。他若是知道你为了求取真理而不惜漂洋过海，并且在德国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一定会为你举杯的。”周恩来站起来，为客人续水，“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国共两党都能亲密合作，我们党还能拒绝一位迫切要求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勇敢战士吗？”

邓小平忽然惊讶地问：“你怎么了，朱先生？”

周恩来转过脸，发现朱德的脸颊上出现两行亮晶晶的泪水。朱德大步走上阳台。十月的太阳很亮。他在阳光下拼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马克思是德国人，这个旧军人在尊敬的马克思先生的家乡，听到了人世间最为温暖的话。

在周恩来收下朱德的入党申请书的前一天，二十九岁的中共湘区执委会书记毛泽东做了父亲。他在长沙湘雅医院里接过婴儿的时候，心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毛泽东将肤色红红的男婴捧在胸口，捧得小心翼翼。婴儿睡着，没有哭。

他俯脸，轻声告诉躺在床上的杨开慧，他说他现在接过的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与国家的命运几乎一样重要。

杨开慧听了这话，心里踏实。两个钟头之前，由于疼痛，她的嘴唇咬破了，